



位
重
誦
使
力

祈禱

祈禱

膏藥

祈禱

堅剛

認

肩

醫學正傳序

夫醫之為道民命死生所繫其責不
為不重藉或不經儒術業擅偏門懵
然不知正道不反幾於操刃以殺人
乎。粵自神農嘗百草製本草軒岐著
素問越人作難經皆所以發明天地
人身陰陽五行之理卓為萬世醫家
祖不可尚已厥後名醫代作躡聖門
而探玄微者未易悉舉又若漢張仲

景唐孫思邈。金之劉守真。張子和。李
東垣。董諸賢。繼作皆有著述。而神巧
之運用。有非常人所可及也。其所以
辨內外異攻補。而互相發明者。一皆
祖述素難。而引伸觸類之耳。其授受
相承。悉自正學中來也。吾邑丹溪朱
彥修先生。初遊許文懿公之門。得考
亭之餘緒。爰自母病。刻志於醫。求師
於武林。羅太無。而得劉張李三家之

秘。故其學有源委。術造精微。所著格
致餘論。局方發揮等。旁皆所以折衷
前哲。尤足以救偏門之弊。偉然百世
之宗師也。東陽盧和氏。類集丹溪之
書。為纂要。俾醫者出入卷舒之便。其
用心亦勤矣。以愚觀之。尤未足以盡
丹溪之餘緒。然丹溪之書。不過發前
人所未發。補前人所未備耳。若不參
以諸賢所著。而互合為一。豈醫道之

大成哉。愚承祖父之家學。私淑丹溪之遺風。其於素難靡不若志。鑽研然義理玄微。若坐豐部。追閱歷四紀于茲。始知踐徑。今年七旬有八矣。桑榆景迫。精力日衰。每憾世醫多蹈偏門。而民命之夭於醫者不少矣。是以不揣荒拙。銳意編集。以成全書。一皆根據乎素難。綜橫乎諸說。傍通已意。而不鑿以孟浪之空言。揔不離乎正學。

範圍之中。非敢自以為是。而附會以誤人也。目之曰醫學正傳。將使後學知所適從。而不蹈偏門。以殺人。蓋亦端本澄源之意耳。高明之士。幸毋誚焉。

肯

正德乙亥正月之望

花溪恒德老人虞搏序

凡例

一 凡諸病總論皆採摭內經要旨以為提綱繼之以歷代名醫可法之語間或附以己意以成篇段謹借列各病之首

一 凡脉法皆採摭王叔和脉經要語本經缺者則於歷代名醫諸書採其可法之語以附錄之

一 凡方法備載於脉法之後其傷寒一宗張仲景內傷一宗李東垣小兒科多本於錢仲陽其餘諸病悉以丹溪要語及所著諸方冠於

其首次以劉張李三家之方。選其精粹者。繼之於後。外有諸家名醫有理妙方。又採附於其末。以備參攷。

一 凡祖交口傳心授。及自巳歷年經驗。方法不敢私匿。悉皆附於諸條之末。與衆共施。本病無者。則缺之。

一 凡自巳積年。歷試四方之病。或用心以變法。取巧而治。愈者。悉附於各條之末。俾後人或有所採擇焉。無者。缺之。

一 凡集錄諸賢成方。蓋爲後學設繩墨耳。學者

不可固執古方。以售今病。故又以丹溪活套。備錄于各條之後。欲使後學執中之有權耳。

一 凡丹溪諸方法。見諸盧氏纂要者。悉錄之。無遺。但有增而無減耳。惟丹溪醫按不錄。非爲厭繁。將欲採歷代名醫治驗。總成一書。名爲古今諸賢醫按。有志未暇。姑俟諸歲月云。

一 凡古方分兩重數太多。難憑修合。今悉改爲小劑。且如一料十貼之數。原方用藥一兩。一貼止。該一錢。從其輕重。以千取一。惟效東垣都作一服之義。庶使後學依方修合之便云。

一凡古方云咬咀者今悉改爲細切庶使後學之易曉也

一凡修製藥石不別立篇自就於各條藥下細注雖若繁瑣庶免鹵莽者忽畧以誤入也

一凡云用水一盞即今之白茶盞也約計半斤之數餘倣此

一凡醫學或問五十一條皆愚意設辭以申明先哲言不盡意之義是用書于卷首與賢者共議耳非敢自以爲是煩賢者斤正之勿謂愚之狂妄也幸甚

凡例畢

新編醫學正傳卷之一

花溪恒德老人虞搏天民編集

姪孫虞守愚惟明校正

金陵三山街書肆松亭吳江繡梓

醫學或問 凡五十一條

或問醫學源流自軒岐以來以醫術鳴世與夫著書立言俾後人之可法者幾何人哉請明以告我曰予嘗閱故學士宋公景濂之文而得其說矣請陳如左夫黃帝內經雖疑先秦之士依倣而作之其言深而要其旨遠以弘

其致辯信而有徵是當爲醫家之宗下此則
秦越人和緩無書可傳越人所著八十
一難經則皆舉內經之要而推明者也又下
此則淳于意華陀陀之熊經鸕顧固亦導引
家之一術至於刺腹背涌腸胃而去疾則涉
於神性矣意之醫狀司馬遷備誌之其所謂
迴風杳風者今人絕不知爲何病也况復求
其治療之深旨乎又下此則張機之金匱玉
函經及傷寒諸論誠千古不刊之妙典第詳
於六氣所傷而於嗜慾食飲罷勞之所致者

畧而不議兼之文字錯簡亦未易以序次求
之也又下此則王叔和叔和纂岐伯華陀等
書爲脈經叙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八迎
氣口條陳十二經絡泊夫三焦五藏六府之
病最爲著明惜乎爲妄男子括以膚陋之脉
歌遂使其本書不盛行于世也又下此則巢
元方其病源後編似不爲無所見者但言風
寒二氣而不著濕熱之文乃其失也又下此
則王冰冰推五運六氣之變撰爲天元玉策
周詳切密亦人之所難苟泥之則局滯而不

通矣。又下此則王憲孫思邈思邈以絕人之
識操慈仁惻隱之心其叙千金方翼及粗工
害人之禍至為憤切後人稍闡其藩垣亦足
以其術鳴但不制傷寒之書或不能無遺憾
也。蓋雖闡明外臺秘要所言方証符禁灼灸
之詳頗有所祖述然謂鍼能殺生人而不能
起死人者則一偏之見也。又下此則錢乙靡
安時許叔微叔微在準繩尺寸之中而無所
發明安時雖能出奇應變而終未離於範圍
二人皆得張機之粗者也。惟乙深造機之闕

與而顯其精華建為五藏方各隨所宜謂肝
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為真水則有補而
無瀉皆啓內經之秘尤知者之所取法也。世
槩以嬰孺醫目之何其知乙之淺哉。其遺書
散亡出於閩孝忠所集者多孝忠之意初非
乙之本真也。又下此則上谷張元素河間劉
完素睢水張從政元素之與完素雖設為奇
變異人以神其授受實聞乙之風而興起者
焉。若從政則又宗乎完素者也。元素以古方
今病決不能相值治病一切不以方故其書

亦不傳其有存於今者皆後來之所附會其
學則東垣李杲深得之杲推明內外二傷而
多注意於補脾土之說蓋以土為一身之主
土平則諸藏平矣從政以吐汗下三法風寒
暑濕燥火六門為醫之關鍵其治多攻利不
善學者殺人完素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
氣宜一十九條著為原病式闡奧粹微有非
太觀官局諸醫所可髣髴究其設施則亦不
越攻補二者之間也近代名醫若吳中羅益
滄洲呂復皆承東垣之餘緒武林羅知悌丹

溪朱彥脩各挹完素之流風又若台之朱佐
越之滑壽咸有著述未易枚舉嗟乎自有內
經以來醫書之藏有司者凡一百七十九家
二百有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亦不為不
多矣若夫歷代名醫今但舉其最者言之耳
豈能悉具於斯乎

或問醫學授受之原既得聞命矣未審吾子之
學何所適從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或謂
祖父相承謂之三世或謂善讀二世之書則
為三世之醫子讀二世之書歟為祖父相承

之家學歟。請明言其故可乎。曰：草莽之學，其
既云乎。然醫不止於三世，而其書又奚止於
三代哉。當取其可法者言之耳。予同邑丹溪
朱彥脩先生，上承劉張李三家之學，而得羅
太無為之依歸，以醫道大鳴于當世。遐邇咸
取法焉。予故曾叔祖誠齋府君，幸與丹溪生
同世，居同鄉，於是獲沾親炙之化，亦以其術
鳴世。故予祖父相承家傳之學，有所自來，予
惟愧夫才疎質鈍，而不能奉揚箕裘之業，為
憾耳。奚足道哉。

或問：亢則害，承迺制之義，何如。曰：王安道論之
詳矣。其間猶有未悉之旨。請陳其略。如左：黃
帝曰：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
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
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
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
治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之下，水氣承
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
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
火之下，陰精承之。亢則害，承迺制也。制則生。

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夫五行之
木土金水各一惟火有二曰君火曰相火在
地理分布六方在歲時分爲六氣初氣自丑
至卯始於大寒而終於春分厥陰風木主之
二氣自卯至巳始於春分而終於小滿少陰
君火主之三氣自巳至未始於小滿而終於
大暑少陽相火主之四氣自未至酉始於大
暑而終於秋分太陰濕土主之五氣自酉至
亥始於秋分而終於小雪陽明燥金主之終
氣自亥至丑始於小雪而終於大寒太陽寒

水主之夫所謂顯明者指方位而言日出於
卯之地也少陰君火始於此而右遷故曰顯
明之右蓋天地左旋六氣右旋故曰退行六
位之下各有已所不勝者承之於下王氏曰
承猶隨也而又有防之之義以下奉上也曰
承其五行之道不亢則隨之而已一有所亢
則起而尅勝之也或曰制者制何事也害者
害何物也制者制其氣之太過也害者害承
者之元氣也夫所謂元氣者總而言之謂之
一元分而言之謂之六元一元者天一生水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循環無端生生不息六元者水為木之化元木為火之化元火為土之化元土為金之化元金為水之化元亦運化而無窮也假如火不亢則所承之水隨之而已一有亢極則其水起以平之蓋恐害吾金元之氣子來救母之意也六氣皆然此五行勝復之理不期然而然者矣制則生化者言有制之常如亢則制而生化不息何害之有外列盛衰者言所承者力衰而所亢者極盛制之不盡耳在天地

則為六淫在人身則為六疾害則敗亂者言無制之變也所承者衰甚而無氣故所亢者其勢縱橫而不可遏也在天地則太塊絕滅在人身則病真而死矣太略如斯未盡詳也學者宜參考安道之論斯備矣

或問丹溪先生格致餘論云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氣常有餘血常不足然先生所著諸方每云有氣虛有血虛有陽虛有陰虛其所以自相矛盾有如是者其義何歟曰其所謂陰陽氣血之虛實而以天地日月對待之優劣論

之其理蘊奧難明非賢者莫能悟其旨也請
陳其大略如左夫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者在
天地則該乎萬物而言在人身則該乎一體
而論非直指氣為陽而血為陰也經曰陽中
有陰陰中亦有陽正所謂獨陽不生獨陰不
長是也始以治法兼證論之曰氣虛者氣中
之陰虛也治法用四君子湯以補氣中之陰
曰血虛者血中之陰虛也治法用四物湯以
補血中之陰曰陽虛者心經之元陽虛也其
病多惡寒責其無火治法以補氣藥中加烏

附等藥甚者三建湯正陽散之類曰陰虛者
腎經之真陰虛也其病多壯熱責其無水治
法以補血藥中加知母黃柏等藥或大補陰
丸滋陰大補丸之類經曰諸寒入而熱者取
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王
注曰此言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
制陽光也夫真水衰極之候切不可服烏附
等補陽之藥恐反助火邪而燥真陰元陽虛
甚之軀亦不可投芩苓等辛散淡滲之劑恐
反開腠理而泄真氣昧者謂氣虛即陽虛止

可用四君子斷不可用芩苓之屬血虛即陰
虛止可用四物決不可用參芪之類殊不知
東垣有曰陽旺則能生陰血此陰陽二字又直指氣血言又
曰血脫益氣古聖人之法也血虛者須以參
耆補之陽生陰長之理也惟真陰虛者將為
勞極參芪固不可用恐其不能抵當而反益
其病耳非血虛者之所忌也如黃汝言之通
達亦未明此理其所著明鑿雜著謂近世治
病但見虛證便用參芪屬氣虛者固宜若是
血虛豈不助氣而反耗陰血邪是謂血病治

氣則血愈虛耗又曰血虛誤服參芪等甘溫
之藥則病日增服之過多則死不治蓋甘溫
助氣屬陽陽旺則陰愈消又曰婦人產後陰
血虛陽無所依而浮散於外故多發熱止可
用四物湯補陰血而以炙乾姜之苦溫從治
而收其浮散使歸依於陰亦戒勿用參芪也
丹溪曰產後當以大補氣血為主既曰陽無
所依而浮散於外非參芪等藥何以收救其
散失之氣乎噫汝言之論何其與東垣丹溪
俱不合耶世之膠柱調瑟者比比皆是予不

容不辯也。

或問古有四診之法。何謂也。曰。形聲色脈四者。而已。今人惟效脈法。但知其二。而遺其三焉。請陳其理如左。夫形診者。觀其形以知其病也。經曰。形氣不足。病氣有餘。是邪勝也。當瀉。不當補。形氣有餘。病氣不足。當補。不當瀉。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皆不足也。急當補之。不可刺。刺之。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藏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壯者。不復矣。形氣有餘。病氣有餘。此陰陽皆有

餘也。急瀉其邪。調其虛實。故曰。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此之謂也。又曰。形肉既脫。九候雖調者死。又曰。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者胃中之府。背曲肩垂。腑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骨將憊矣。凡此之類。皆形診之謂也。夫聲診者。聽其聲以驗其病也。經曰。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濕也。言而微。終日。廼復言者。此奪氣也。衣被不歛。言語善惡不避。親踈者。此神明之亂也。叔和云。

父病聲嘶者死。小兒病忽作鴉聲者死。東垣
曰：言語先輕後重，高厲有力，是為外感有餘
之證；言語先重後輕，沉困無力，是為內傷不
足之證。凡此之類，皆聲診之謂也。色診者，視
其面之五色，以察其病也。經曰：赤欲如鵝
絨，不欲如赭；白欲如鵝羽，不欲如鹽；青欲如
蒼壁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
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又曰：青
如草茲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炷者死，赤
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

也。青如翠羽者生，黃如蟹腹者生，赤如鷄冠
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
之見生也。生於心，如縞裹絳，生於肺，如縞裹
紅，生於肝，如縞裹紺，生於脾，如縞裹黃，實
生於腎，如縞裹紫。此五藏所生之外榮也。欲
觀五藏之五邪，當辨四時之令色。經曰：從前
來者為實，邪子能令母實也；從後來者為虛，
邪母能令子虛也。從所勝來者為微邪，妻乘
夫位也；從所不勝來者為賊邪，鬼賊為害也。
自病者為正邪，本經自傷也；假如春令木旺

病者其色青而帶赤是為實邪。雖病易治。法曰實者瀉其子。其色青而帶黑是為虛邪。病亦易治。法曰虛者補其母。其色青而帶黃是為微邪。尤為易治。法曰微者逆之。謂正治也。其色青而帶白是為賊邪。難治。故多死。法曰甚者從之。謂反治也。若但青如蒼壁之澤。迺是正邪。本經自病。勿藥而愈。四時皆做此而推。又四時皆帶紅黃為吉。青黑為凶。若此之類皆色診之要訣。學者其可忽乎。

或問傷寒之邪中人。固無定體。然手足各有六

經。何故只傳足之六經。而不及於手之六經乎。劉草窓謂足六經屬水土木。蓋水得寒則冰。土得寒則坼。木得寒則葉落枝枯。手之六經。惟屬金與火。蓋火勝水。而能敵寒。金得寒而愈堅剛。其理甚明。將何以議之乎。曰言似近理。而實不然者也。請陳一得如左。蓋人之有身。頂天履地。身半已上。天氣主之。身半已下。地氣主之。是以上體多蒙風熱。下體多感寒濕。其為六節之氣。前三氣時值春夏。其氣升浮。萬物生長。故人之身半已上。應之後三

氣時值秋冬其氣降沉故人之身半已下應
之自十月小雪之後為六氣之終太陽寒水
用事房勞辛苦之人其太陽寒水之氣乘虛
而客入於足太陽膀胱之經同氣相求故也
又曰熱先於首而寒先於足其義亦通寒邪
鬱積既久次第而傳於陽明少陽以及三陰
之經皆從足經傳始而漸及於手之六經而
已矣此人身配合天地之理不期然而然也
何疑之有哉

或問二焦為府有以心胞絡為藏者有以命門

為藏者脈訣云二焦無狀空有名或謂三焦
與心胞絡皆有名無實之府藏而其位俱在
胃膈之中或謂心胞絡乃胃中之脂膜又或
謂之畏心之肉凡此議論不一其孰非而孰
是歟請明以告我曰其理蘊奧甚矣難言雖
然若夫天人之理不明其可謂之醫乎請略
陳其梗槩如左凡萬物之有形質者乎地者
必有象以應乎天也且以五行之理論之如
在地有木火土金水之五形在天則有風熱
濕燥寒火之六氣蓋人肖天地其五藏六府

之具於身者。與天地造化生成之理若合符節。是故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藏府為肝。為膽。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藏府為心。為小腸。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人藏府為脾。為胃。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藏府為肺。為大腸。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藏府為腎。為膀胱。五者之外。又有相火。遊行於天地上下氣交之中。故合為五運六氣。人身之相火亦遊行于腔子之內。上下盲膜之間。命名三焦。亦合於五藏六府。丹溪曰。天非此火不能生物。

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夫內經以心胞絡為藏。配合三焦而為六藏六府。總為十二經也。其兩腎本為一藏。初無左右之分。越人始分之。亦未嘗言其為相火之藏。王叔和始立說。以三焦合命門為表裏。亦有深意。蓋命門雖為水藏。實為相火所寓之地。其音蓋謂左屬陽。右屬陰。左屬血。右屬氣。左屬水。右屬火。靜守常而主乎水。動處變而化為火者也。然而相火固無定體。在上則寄于肝膽胞絡之間。發則如龍火飛躍于霄漢而為雷霆也。在

下則寓于兩腎之內。發則如龍火鼓舞于湖海而為波濤也。或曰：官聞人身之有府者，若府庫然，能盛貯諸物之名也。若大小腸胃膀胱膽五府，皆有收受而盛之者，未審三焦為府，何所盛乎？曰：三焦者，指腔子而言，包函乎腸胃之總司也。胃中盲膜之上曰上焦，盲膜之下曰中焦，膈之下曰下焦。總名曰三焦，其可謂之無收受乎？其体有脂膜在腔子之內，包羅乎六藏五府之外也。其心胞絡實乃畏心之膜，包于心外，故曰心胞絡。其系

與三焦之系連屬，故指相火之藏府皆寄于胃中。此知始而未知終也。其餘諸說皆展轉傳訛之語耳。管見如斯，顯俟知者再論。

或問東垣用藥多以升陽益胃目之，而悉以升府柴胡之類佐之，何與？曰：夫天地四時之令，春夏之氣溫而升浮，則萬物發生；秋冬之氣寒而降沉，則萬物肅殺。人肖天地，常欲使胃氣溫而升浮，而行春夏生發之令，不欲使胃氣寒而降沉，而行秋冬肅殺之令耳。又升麻能令清氣從右而上，達柴胡能使清氣從左

而上達經曰清氣在下則生痰泄濁氣在上則生腫脹是以清氣一升則濁氣隨降而無已上等證又參芪等補劑皆味厚而氣滯者若不以升柴等藥提之何以得行於經絡肌表而滋補哉或曰東垣生於北方天傾西北陽氣下陷此法固宜恐東南方土不宜也曰地不滿東南土氣下陷故脾胃之氣不升脾胃之氣不升則上脘不通穀氣不行而內傷之病作矣是以此法尤利於東南方也學者不可不知此意

或問內傷發熱之證其為有痰有食胃中迷悶者固不敢驟用補氣之劑其有察脈審證明白知是虛損內傷之候而投以東垣補中益氣等湯遂致胃中滿悶難當醫者其技窮矣若此者又將何法以治之乎曰此蓋濁氣在上而清氣不能上升故濁氣與藥氣相拒故耳宜以升柴二物用酒製成更加附子一片以行參芪之氣及引升麻直抵下焦引清氣上升而濁氣下降而服參芪等補藥不致滿悶矣學者其可不知此乎

或問六淫之邪當從內經六氣之太過為是也
昔醫和對晉平公之文不曰風寒暑濕燥火
而曰陰陽風雨晦明何也曰辭雖異而理實
同焉彼謂陰淫寒疾者即太陽寒水之令太
過而為寒疾也陽淫熱疾者即少陽相火之
令太過而為熱疾也風淫末疾者即厥陰風
木之令太過而為末疾也雨淫腹疾者即太
陰濕土之令太過而為腹疾也晦淫惑疾者
即陽明燥金之令太過而為瘵疾也明淫心
疾者即少陰君火之令太過而為心疾也或

曰陰陽風雨即為寒熱風濕之疾彼此固膠
合矣所謂晦淫惑疾與明淫心疾二者似不
相符請明以告我曰歲金太過燥令大行入
睛不雨黃埃蔽空日月冒明當為瘵癘之疾
山嵐瘴氣是也惑當作疫傳寫之誤耳君火
太過熱令早行火為離明之象故曰明淫如
內經所謂天明則日月不明是也少陰君火
明令故曰心疾春分至小滿時大熱也有釋
明為晝明晦為夜晦或為蠱惑心志皆非也
夫晝明夜晦天道自然之理何淫之有其蠱

感心志者亦非天地之淫邪也。學者宜再思之。

或問飲食同入於胃而水穀二者何如而分乎。且如膀胱止有下口而無上口其水固既出不知從何而入乎。又何其如是之濇乎。曰經曰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行陰陽揆度以為常也。夫胃為倉廩之官無物不受全籍脾土轉輸而運化焉。蓋水穀入胃其濁者為粗滓下出

幽門達大小腸而為糞以出於穀道其清者倏焉而化為氣依脾氣而上升於肺其至清而至精者由肺而灌溉乎四體而為汗液津唾助血脈益氣力而為生生不息之運用也。其清中之濁者下入膀胱而為溺以出乎小便耳其未入而在膀胱之外者尚為濁氣既入而在膀胱之內者即化為水是故東垣有曰飲者無形之氣正謂此也。蓋肺屬金而覆乎脾胃之上即如天之覆於地之上也。經曰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氣上而為雲天氣下

而為雨水入於胃輒化氣而上升亦猶天降霖雨於地倏為化氣上騰而為雲又復化為霖雨而下降也或曰老人與壯年者飲水無異多寡壯年小便甚少而老者小便甚多何也曰壯者如春夏之氣升者多而降者少老人如秋冬之氣降者多而升者少耳或曰降多即小便多升多者未見其為何物而出於上竅焉曰經曰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藏清陽實四肢濁陰歸六府各從其化也夫大塊之為器不可論其

涵容之量人之氣化亦猶是也賢者宜再思之

或問人之壽夭不齊何歟曰元氣盛衰不同耳夫人有生之初先生二腎號曰命門元氣之所司性命之所繫焉是故腎元盛則壽延腎元衰則壽夭此一定之理也或曰今見肥白之人多壽夭元氣反衰乎瘦黑之人多壽延元氣反盛乎曰丹溪謂白者肺氣弱黑者腎氣足又曰肥不如瘦白不如黑或曰四方之人皆同乎曰不同也內經五常政大論云陰

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又曰東南
方陽也陽者其精降於下故右熱而左溫西
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左寒而右涼
王註曰陰精所奉高之地也陽精所降下之
地也陰方之地陽不妄泄寒氣外持邪不數
中而正氣堅守故壽延陽方之地陽氣耗散
發泄無度風濕數中真氣傾竭故夭折或曰
常聞天人之理同一揆也今見於天地之四
方者既得聞命矣而俱於人之五藏者未之
聞也請申明其說可乎曰西北二方在人爲

腎水肺金所居之地二藏常恐其不足東南
二方在人爲肝木心火所處之位二藏常恐
其有餘難經曰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
方等語即此之義也夫腎水既實則陰精時
上奉於心肺故東方之木氣不實而西方之
金氣不虛此子能令母實使金得以平木也
是故水日以盛而火日以虧此陰精所奉於
上而令人壽延也若夫腎水一虛則無以制
南方之心火故東方實而西方虛其命門與
胞絡之相火皆挾心火之勢而來侮所不勝

之水使水日虧而火日盛此陽精所降於下
故令人夭折也夫抵王氣主天地之四方言
越人主人身之五藏論皆不失內經之旨同
歸於一理也學者詳之

或問經謂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
腹脹夫病在上者法當用木香檳榔等藥以
降之病在下者法當用升麻柴胡等藥以提
之理宜然也其或泄痢脫肛後重大疝痛不
可忍是爲氣下陷也法當舉之以升麻柴胡
和之以木香檳榔若夫四藥同劑不無升降

混淆奚有歸治病之功邪曰天生藥石治
病各逞其能如張仲景制大柴胡湯用柴胡
大黃同劑以治傷寒表裏俱見之證然柴胡
升而散外邪大黃降而泄內實使病者熱退
氣和而愈今用升麻柴胡自能升清氣而上
行木香檳榔自能逐邪氣而下降故使脫肛
舉而後重除故可同劑而成功矣何疑之有
哉欲用藥者宜倣此而擴充之可也

或問人身之兩腎猶車之有兩輪其形同色亦
無異不知王叔和何所見而猶謂左腎屬水

而右腎屬火又指右腎為命門以配三焦之
經嘗聞有生之初胚胎未成之際先生二腎
即造化天一生水之義今以水火岐之水火
相反何歟曰予嘗私淑丹溪而得其說矣按
內經以心胞絡為三焦相火之配而並行於
經也其兩腎本為一藏初未嘗有左右之分
而越人始分之亦不主其為相火之藏叔和
立說以三焦合命門為表裏亦有深意存焉
蓋謂腎屬陰而本主乎靜靜則陽孕於其中
陽既孕矣其能純乎靜而無生氣之動歟若

經所謂靜屬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是
陽歸之陰而成孕者也又謂腎為作強之官
伎巧出焉陽出之陰而化生者是故腎為
一藏配五行而言者則屬之水矣以其兩腎
之形有二象而言者亦得以左右分陰陽剛
柔而命為五藏之根元也以左為陰右為陽
陰為水陽為火水為血火為氣於是左腎之
陰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右腎之陽火生脾
土脾土生肺金其四藏之於腎猶枝葉之出
於根也雖然但不可猶指右腎為命門耳經

曰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
太陽根起於至陰結於命門按王註靈樞經
云命門者目也抑考明堂銅人等經命門一
穴在脊中行第十四椎下陷中兩腎之間夫
兩腎固為真元之根本性命之所關雖為水
藏而實有相火寓乎其中象冰中之龍火因
其動而發也愚意當以兩腎總號為命門其
命門穴正象門中之棖闔司開闔之象也惟
其靜而闔涵養乎一陰之真水動而開鼓舞
乎龍雷之相火夫水者常也火者變也若獨

指乎右腎為相火以為三焦之配尚恐立言
之未精也未知識者以為何如
或問內經所謂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
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何謂也
曰王太僕已有詳文但未甚詳耳請陳一得
如左夫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者言造化
勝復之理少而壯壯而衰衰而復生循環無
端生生不息經雖不言衰而復生其理實在
其中矣壯火食氣者言元氣見食於壯火也
氣食少火者言元氣見助於少火也壯火散

或問
七三

氣謂耗散元氣少火生氣謂滋生元氣此二句申明上文二句之言耳蓋火不可無亦不可而不可壯也少則滋助乎真陰壯則燒燬乎元氣陰陽造化之理無往不復夫火壯而亢極則兼水化以制之經曰亢則害承廼制也又曰制則生化故壯火衰而少火復生是以陰陽調和萬物生旺四時生長化收藏之道即此理也以入論之胚胎未成之初先生二腎以涵養真陰是故名爲元氣天一生水之義焉然後肝心脾肺以及五府相繼而生

五藏五府之外又有胞絡相火遊行於三焦之間故以三焦爲配二者皆有名無實之府藏蓋相火無定位故也抑攷先哲有曰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言其不可無也此非少火生氣之意乎又曰火與元氣不兩立一腔則一負言其不可亢也又非壯火散氣之謂乎管見如斯未知是否

或問越人難經第十難中所謂十二經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又曰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脈動也夫

或問 七十四

寸口一脈何以能決藏府死生吉凶乎。蓋案
熊氏註為右寸謂右寸之屬肺也。四明張氏
註為兩寸謂脈會太淵穴也。二說不同其孰
非而孰是與。請明以告我曰。古聖立法以三
部九候決人死生。以六藏六府分配於六部
之中。故可以驗人藏府之吉凶也。殊不知內
經言寸口者頗多。悉兼關尺而言也。太槩古
人以寸口為六脈之總名耳。不然內經何以
言寸口之脈中手短者曰頭痛。寸口脈中手
長者曰足脛痛。寸口脈中手促上擊者肩背

七聖

痛若此之類。莫能盡述。先哲註謂中手為醫
者之中指也。然則非病者之關脈乎。夫越人
之難經因內經而作。故有是語。今之註者皆
以己意妄釋。故與經旨不合。學者其再思之。
或問難經第八難曰寸口脈平而死者何謂也。
然諸十二經脈者皆係於生氣之源。所謂生
氣之源者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
此五藏六府之本。十二經之根。呼吸之門。三
焦之源。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
根絕則莖葉枯矣。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

絕於內也。夫所謂腎間動氣者，釋者皆指爲兩尺。兩尺既絕，何謂寸口脈平？何不謂寸中腎脈而言腎間動氣，請明辯以釋吾疑。幸甚。曰：此言寸口脈平而死者，亦兼關尺而論也。腎間動氣者，臍下氣海丹田之地也。或曰：臍下中行乃任脈所屬，與腎何相干哉？曰：各開寸半爲第二行，皆屬足少陰腎經。其臍與背後命門穴對，各開寸半腎腧穴也。故丹田氣海與腎脈相通爲腎之根也。又若有生之初，先生二腎，胞系在臍，故氣海丹田實爲生氣

之源。十二經之根本也。或曰：寸口既平，奚疑其死乎？曰：此爲病劇形脫者論耳。內經曰：形肉已脫，九候雖調者死。凡見人之病劇者，人形癯瘦，大肉已脫，雖六脈平和，尤當診候足陽明之衝陽與足少陰之太谿二脈，或絕更候臍下腎間之動氣。其或動氣未絕，猶有可生之理。動氣如絕，雖三部平和，其死無疑矣。醫者其可不詳察乎。

或問內經有曰：陽明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不食數日而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

素所能也。素非所能，因病而不食，反能登非常之處，豈有是哉？曰：難經有云：重陽者，狂，重陰者，顛。又曰：顛多喜而狂多怒，所謂重陽者，三部陰陽脈皆洪盛而牢，故病強健而有力，故名曰狂。謂重陰者，三部陰陽脈皆沉伏而細，故病罷倦而無力，故名曰顛。嘗見東陽樓氏一少年病狂，一日天風大作，忽飛上于邑東之塔顛，且歌且哭，其塔實無容步之階，衆皆以爲恠，予思龍乃純陽之物，伏蟄于海內，其身止有鱗甲，且無羽翼，遇陽氣升騰之日，

則借風雲之勢而能飛騰，即此義也。奚足爲恠哉？

或問難經五十三難曰：經言七傳者死，間臟者生。然七傳者傳其所勝也，間藏者傳其所子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肺，肺病傳肝，肝病傳脾，脾病傳腎，腎病傳心，一藏不再傷，故言七傳者死也。間藏者傳其所生也，假令心傳脾，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子母相傳，周而復始，如環無端，故言生也。夫經文所謂七傳者，據其數止六傳而已，謂一藏不再傷。

按其數乃有四藏不再受傷且其間藏之理未聞有發明之旨釋者止是隨文解義而已請明辯以釋吾疑可乎曰夫此條言虛勞之證也其所謂七傳者心病上必脫腎病傳心一句其一藏不再傷當作三藏不再傷皆傳寫之誤耳蓋虛勞之證必始於腎經五藏從相尅而逆傳已盡又復傳於腎與心則水絕滅而火大旺故死而不復再傳彼之三藏矣其有從相生而順傳者蓋腎水欲傳心火却被肝木乘間而遂傳肝木然後傳心火次第

由順行而及於彼之三藏而有生生不息之義故曰間藏者生學者其再思之或問醫家以水烹煮藥石本草著名類多而未詳其用曰長流水曰急流水曰順流水曰逆流水曰千里水曰半天河水曰春雨水曰秋露水曰露花水曰井花水曰新汲水曰無根水曰菊英水曰潦水曰甘爛水曰月窟水夫何一水之用而有許多之名必其能各有所長請逐一明言其故無吝曰謂長流水者即千里水也但當取其流長而來遠耳不可泥

於千里者以其性遠而通達歷科坎已多故
取以煎煮手足四末之病道路遠之藥及通
利大小便之用也曰急流水者湍上峻急之
流水也以其性速急而達下故特取以煎煮
通利二便及足脛以下之風藥也曰順流水
者其性順而下流故亦取以治下焦腰膝之
證及通利二便之用也曰逆流水者漫流洄
瀾之水也以其性逆而倒流故取以調和發
吐痰飲之劑也曰天河水者即長乘君後
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乃竹籬箔頭管內之積

水耳取其清潔自天而降未受下流汚濁之
氣故可以為煉還丹調仙藥之用也曰春雨
水者立春日空中以器盛接之水也其性始
得春升生發之氣故可以煮中氣不足清氣
不升之藥也古方謂婦人無子者於立春日
清晨以器盛空中之雨水或此日百草曉露
之水夫妻各飲一杯還房當即有孕取其資
始資生發育萬物之義耳曰秋露水者其性
稟收斂肅殺之氣故可取以烹煎殺蟲之藥
及調付殺癩虫疥癬諸虫之劑也曰井花水

者清晨井中第一汲者其天一真精之氣浮
結于水面故可取以烹煎補陰之劑及修煉
還丹之用今好清之士每日取以烹春茗而
謂清利頭目最佳其性味同於雪水也曰菊
英水者蜀中有長壽源其源多菊花而流水
四季皆菊花香居人飲其水者壽皆一二百
歲故陶靖節之流好植菊花日採其花英浸
水烹茶期延壽也曰新汲水者井中新汲未
入缸甕者取其清潔無混雜之劑故用以烹
煮藥劑也曰甘爛水者器盛於水以物揚躍使

水珠沫液盈於水面其水與日窟水性同取
其味甘溫而性柔故可以烹傷寒陰證等藥
也曰潦水者又名無根水山谷中無人跡去
處新土斜凹中之水也取其性不動搖而有
土氣內存故可以煎熬調脾進食以補益中
氣之劑也夫本草雖有諸水之名而未詳言
其用今故述之以為後學之矜式云

或問丹溪治腫脹之証專主乎土敗木賊濕熱
相乘為病東垣又多主乎寒言病機諸腹脹
大皆屬於熱之語乃言傷寒陽明經大實六

或問

滿之證也。又云熱脹少而寒脹多。二說不同。其孰非而孰是歟。曰東垣北方人也。其地土高燥。濕熱少而寒氣多。故有是論。我丹溪先生生長於東南之地。故病此者。盡因脾虛受濕。肝木大旺。故言然也。或曰。二說不同之義。既得聞命矣。而丹溪治腫之大法。曰。必須養肺以制木。使脾無賊邪之慮。滋腎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源。斷妄想以保母氣。卻鹽味以防助邪。以太劑人參白朮補脾。使脾氣得實。自能健運升降。此千載不易之定論。萬舉萬全之

妙法也。活人多矣。嘗用此法以治黃腫之證。反加悶亂增劇不安。改用香附蒼朮厚朴之劑。反獲全功。竊思水腫與黃腫皆是濕熱傷脾所致。何治法之不同。與曰。夫水腫之証。蓋因脾土虛甚而肝木太過。故水濕妄行。其中雖有清痰留飲。實無鬱積膠固。故以參朮為君。而兼以利水清金去濕熱之藥。此標本兼該之治。故有十全之功也。彼黃腫者。或酒疸。或穀疸。沉積頑痰膠固。鬱結於其中。故或為痰癖。或為積聚。是以積于中而形于外。蓋因

土氣外形而黃也。故宜以蒼朮厚朴香附陳
皮之類以平其土氣之敦阜。用鐵粉青皮之
類以平其木氣之有餘。加以麩藥助脾消積
退黃之後仍用參朮等補脾之劑以收十全
之功。此標而本之之治也。若一證之藥易而
治之禍不旋踵。學者不可不知。

或問飢甚方食而食反不運化多為嘔吐吞酸
等證何也。曰飢而即食渴而即飲此造化自
然之理也。飢不得食胃氣已損脾氣已傷而
中氣大不足矣。遇食大鬱過飽益甚是以大

傷胃氣輕則吞酸惡心重則惡寒發熱而為
內傷等病者多矣。又或負重遠行辛苦飢甚
遇食太過則四體倦怠矣。若又強力復行適
遇風雨外襲遂成內傷。挾外感之證或為腫
脹危篤之疾。養生君子切宜防微杜漸戒之
戒之。

或問鍼法有補瀉迎隨之理固可以平虛實之
證其灸法不問虛實寒熱悉令灸之其亦有
補瀉之功乎。曰虛者灸之使火氣以助元陽
也實者灸之使實邪隨火氣而發散也寒者

或問

此二

志ス

灸之使其氣之復溫也。熱者灸之引鬱熱之氣外發。火就燥之義也。其鍼刺雖有補瀉之法。予恐但有瀉而無補焉。經謂瀉者迎而奪之。以鍼迎其經脈之來氣而出之。固可以瀉實也。謂補者隨而濟之。以鍼隨其經脈之去氣而留之。未必能補虛也。不然內經何以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無刺太勞人。無刺太饑人。無刺太渴人。無刺新飽人。無刺太驚人。又曰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皆不足也。不可刺。刺之重竭其

氣者者。絕滅壯者。不復矣。若此等語。皆有瀉無補之謂也。學者不可不知。

或問虛損之疾。世俗例用局方十全大補湯以補之。其方實為諸虛之關鍵也。用參芪苓朮甘草以補氣。虛用芎歸芍藥地黃肉桂以補血。少壯子將何以議之乎。曰此藥乃氣血兩虛之劑。或血虛而氣尚實。或氣虛而血尚充者。其可一例施乎。內經曰。毒藥以治其病。蓋藥性各有能毒。然中病者藉其能以獲安。不中病者徒惹其毒以增病耳。假如心脾二經

虛損當以茯苓補之。虛而無汗及小水虛少者服之有功。虛而小便數者多服則令人目盲。虛而多汗者久服損真氣。天入天年以其味淡而利竅也。又如肺氣弱及元陽虛者當以黃芪補之。然肥白人及氣虛而多汗者服之有功。若蒼黑人腎氣有餘而未甚虛者服之必滿悶不安。以其性塞而閉氣也。苜蓿為健脾補中及瀉火除煩之良劑。然嘔吐與中滿及嗜酒之人多服必斂膈不行而嘔滿增劇。以其氣味之年緩也。川芎為補血行血

清利頭目之聖藥。然骨蒸多汗及氣弱人久服則真氣走散而陰愈虛甚。以其氣味之辛散也。生地黄能生血脈。然胃氣弱者服之防損胃不食。熟地黄補血養血。然痰火盛者恐泥膈不行。人參為潤肺健脾之藥。若元氣虛損者不可缺也。然久嗽勞嗽咯血鬱火在肺分者服之必加嗽增喘不寧。以其氣味之甘溫滯氣然也。白芍藥為涼血益血之劑。若血虛腹痛者豈可缺歟。然形瘦氣弱稟賦素虛寒者服之恐伐發生之氣。以其氣味之酸寒

也。藥性能毒未易悉舉。學者宜在本草之詳。不可妄施以殺人。

或問脉經謂一息四至以上為無病常人之脉。今見無病之人或有一息五至有奇者。有一息三至無餘者。何如是之異乎。曰生成之脉豈無緩急遲數之殊歟。經曰性急脉亦急性。緩脉亦緩。大抵脉緩而遲者多壽。脉急而數者多夭。經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蓋氣血者人身之神也。脉急數者氣血易虧而神機易息。故多夭。脉遲緩者氣血和平。

而神機難損。故多壽。先哲論江海之潮。則天地之嘘吸。晝夜止二升二降而已。人之呼吸晝夜一萬二千五百息。故天地之壽攸久而無疆。人之壽延者數亦不滿百也。管見如斯。未知是否。

或問有人寸關尺三部之脉。按之絕無形跡。而移於手陽明經陽絡。與合谷之地。動者何歟。曰手太陰經肺與手陽明大腸一藏一府相為表裏。其列缺穴乃二經之絡脉。故脉從絡而出於陽明之經。此為妻乘夫位。地天交泰。

生成無病之脈耳。學者可不曉歟。

或問婦人產後之證。丹溪爲當以大補氣血爲主治。雖有雜証以未治之。又曰產後中風。切不可作風治。而用風藥。然則產後不問諸証。悉宜大補氣血乎。曰詳主未二字。其義自明。若夫氣血大虛。諸証雜揉。但虛而無他証者。合宜大補氣血。自愈。或因虛而感冒風寒者。補氣血藥帶驅風之劑。或因脾虛而食傷太陰者。補氣血藥加消導之劑。或因瘀血惡露未盡而惡寒發熱者。必先逐去瘀血惡露。然

後大補經曰有本而標之者。有標而本之者。又曰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丹溪主未二字。即標本之意耳。臨證之際。其於望聞問切之間。豈不可辨乎。若一例施之以補。豈非刻舟求劍之術耶。

或問妊娠之婦。有按月行經而胎自長者。有三五箇月間。其血大下而胎不墮者。或及期而分娩。或踰月而始生。其理何歟。曰其按月行經而胎自長者。名曰盛胎。蓋其婦血氣充盛。養胎之外。其血尤有餘故也。其有數月之胎

而血大下謂之漏胎。蓋因事觸動任脈故血下而未傷於子宮故也。雖然孕中失血胎雖不隨其氣血亦虧多致踰月不產。予曾見有十二三月或十七八月或二十四五箇月生者。往往有之。俱是氣血不足。胚胎難長故耳。凡十月之後未產者。當服大補氣血之藥。以培養之。庶分挽之無憂也。學者不可不知。或問丹溪所謂難產之婦。皆是八九箇月內不能謹。以致氣血虛故也。請問其旨。何歟。曰。蓋婦人有娠。大不宜與丈夫同寢。今人未諳此。

理。至於八九箇月內。猶有房事。夫情慾一動。氣血隨耗。蓋胎孕全仗氣血。培養氣血既虧。則胎息羸弱。日月既足。子如夢覺。即欲分挽。遂能拆胞求路而出。胞破之後。其胞中之漿水沛然下流。胎息強健者。即翻身隨漿而下。此爲易產者也。胎息倦弱者。猶如夢寐未醒。轉頭遲慢。不能隨漿而出。胞漿既乾。則汚血閉塞其生路。是以子無所向。遂致橫生逆產。臨產之際。若見漿下而未分娩者。便當憂恐。急服催生之藥。如蜀葵子之類。逐去惡血。道。

路通達，庶有速產之功。醫者不可不知此意。
或問：山居野處之地，云有狸魅之患，誠有此歟？
否歟？曰：妖祟為患，自古有之，非獨老狐成精。
至於人家，猫犬亦有善為妖者。犬抵被其惑者，皆性淫而氣血虛者也。故邪乘虛而入耳。
未有正人君子，血氣充實者，而被其惑焉。治法必滋補，其真陰以壯其正氣，安養其心神，以禦其姪邪。房幃之內，罅隙不通，邪何由而入焉？若以師巫降童等邪術治之，則神愈不安，決無可瘳之理。過斯疾者，可不謹歟？

或問：中風之候，皆半身不遂，其有遷延歲月不死者，何也？曰：如木之根本未甚枯，而邊之枝幹先萎耳。經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言植物也根于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言植也夫神機未息，亦猶氣化之未絕耳。故半身雖不運用，然亦未至於機息而死也。古所謂癱瘓者，亦有深意存焉。言癱者，坦也；筋脉弛縱，坦然而不舉也。瘓者，換也；血氣散漫，澹然而不用也。或曰：其為治之法，與諸痺同，曰：不同也。經謂風寒濕三氣合而成痺，故曰：痛痺。筋

製曰著痺著而行曰行痺走痛曰周痺周身疼痛皆邪氣有餘之候也其癱瘓者或血虛或氣虛皆正氣不足之証其治法故不同也惟痿痺屬血虛麻痺屬氣虛與癱瘓治法大同而小異焉學者宜加詳察毋蹈乎實實虛虛之覆轍云或問雀目之證遇晚則目不見物至曉復明此何病使然曰是則肝虛之候也或曰肝常虛其有餘然亦有不足者乎曰邪氣盛則實正氣奪則虛其人素稟血虛適遇寅申二年少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水在泉火炎於上木鬱

于下夫胞絡相火既盛則心血沸海而乾涸經曰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蓋心出血肝納血心血既涸則肝無攸受經又曰目得血而能視緣肝開竅于目肝既無血則目昏而不明矣或曰目昏不明既得聞命矣其晚暗而曉復明者何也曰木生於亥旺於卯而絕於申至於酉戌之時木氣衰甚遇亥始生至日出於卯之地木氣稍盛而目復明矣雖然終不能瞭然如故或曰雀目之患終變為黃脹而死何也曰木絕於申乃水土長生之

地木氣養和土氣敦阜經謂氣有餘則制已
所勝而侮所不勝此土氣有餘而侮所不勝
之木也或曰治法何如曰先宜地黃芍歸等
藥以補益其腎肝之不足次用厚朴蒼朮陳
皮之類平其土氣之有餘此乃畧示端倪耳
醫者自宜臨岐斟酌而處治之慎不可按圖
而索驥也

或問小兒氣喘世俗例以為犯土謂犯其土皇
也或安碓或作竈或浚井填塞開通溝渠等
事適遇小兒氣喘遂云犯土無疑矣輒邀術

士退土或書符命貼於動土之處或呪法水
焚符調服或按家之九宮謂土皇居於何宮
太陽落在何宮當取太陽之土與兒飲之能
釋土皇之厄而喘定間亦有驗者夫歷代醫
書汗牛充棟何不該載而遺此証為黃冠之
流鑿治歟請明以告我曰夫小兒發喘多由
風寒外束腠理壅遏而肺氣不得宣通而為
病耳治法當用錢氏瀉白散或三拗湯等劑
使腠理開通肺氣舒暢而喘息定矣或因吐
瀉之後而中氣不足亦使短氣而喘治用錢

或問

氏益黃散。東垣補中益氣湯。或用伏龍肝湯。泡放溫飲之。其喘立定者。有之。蓋脾土大虛。必借土氣以培益之。其術士竊竊此意。而巧立名色。而謂太陽之土能安土也。夫小兒之證不一。或慢驚直視而喘。或肺脹氣促而喘。縱取太陽土。盈益以沃之。亦莫能救其萬一。鑿者自宜檢方按法調治。毋聽末流之俗。以致惑焉。

或問婦人懷鬼胎者。何歟。曰。晝之所思。為夜之所見。凡男女之性。姪而虛者。則肝腎之相火。

無時不起。故勞怯之人。多夢與鬼交。夫所謂鬼胎者。偽胎也。非實有鬼神交接而成胎也。古方有云。思想無窮。所願不遂。為白淫白濁。流於子宮。結為鬼胎。迺本婦自己之血液。姪精聚結成塊。而胸腹脹滿。儼若胎孕耳。非偽胎而何哉。曰。嘗閱滑伯仁醫驗。謂仁孝廟廟祝楊太成一女。薄暮遊廟。無見黃衣神。覺心動。是夕夢與之交。腹漸大。而若孕。邀伯仁治。診之曰。此鬼胎也。其母道其由。與破血墜胎之藥。下如科斗魚目者。二升許。遂安。此非遇

神交乎。曰有是事而實無是理。豈有土木爲形能與人交而有精成胚胎耶。噫非神之惑於女。乃女之惑於神耳。臆度此女年長無夫。正所謂思想無窮。所願不遂也。有道之士勿信乎邪說之惑焉。

或問鰲峯熊氏纂集運氣全書及撰爲傷寒鈔法以病者之所生年月日時合得病之日期推筭五運六氣與傷寒六經証候無不吻合謂其日當得其經其經當用其藥而以張仲景百一十有二方按法施治如太陽無汗

麻黃湯有汗桂枝湯之類使後學能推此法不須問証察脉但推筭病在此經即用此經之藥實爲醫家之捷徑妙訣也。吾子可不祖述乎。曰此馬宗素無稽之術而以世之生靈爲戲玩耳。竊謂上古聖人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以十干配而爲五運以十二支合而爲六氣天以六方寓之歲以六氣紀之以天之六氣加臨於歲之六節五行勝復盈虧之理無有不驗傳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今草莽野人而

以人之年命合病日而為運氣於法取伸景
之方以治之是蓋士師移情而就法也殺人
多矣知理君子幸勿蹈其覆轍云。

或問麗安常傷寒總病論所載時行瘟疫謂春
有青筋率證其候頸背雙筋牽急先寒後熱
腰強急脚縮不伸胸中欲折或眼黃項背強
直夏有赤脈攢証其候口乾舌裂咽塞戰掉
驚動不定秋有白氣狸証其候經絡壅滯皮
毛豎發泄体熱生斑氣喘引飲冬有黑骨
癭証其候腰痛欲折胃脇如刀刺切痛心腹

膨脹四季有黃肉隨證其候頸下結核頭重
項直或皮肉強硬而隱隱發熱嘗聞醫有賢
愚疾無今古近年以來未嘗有已上諸証何
今古之不同歟請明言其故幸甚曰瘟疫之
證素無定体或氣運之變遷或世情之不同
愧予年踰八秩累未見此異証或世有之而
予未之見歟抑亦見之而予未之識歟安常
稟出類拔萃之資為一代名世之士著述
書以為後學之矩範豈好為異說以欺世罔
俗哉姑錄之以俟達者再論。

或問龐安常傷寒總病論所載聖散子方謂出於蘇子瞻尚書所傳文謂其方不知所從來而故人巢君穀世寶以治瘟疫之疾百不失一安常讚曰自古論病惟傷寒至爲危急表裏虛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法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陰陽二感或男女相易狀至危篤者連飲數劑則汗出氣通飲食漸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少熱而陽毒發狂之類入口即覺清涼殆

不可以常理詰也時疫流行平且輒煮一金不問老少良賤各飲一大盞則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病能空腹一服則飲食甘美百疾不生真濟世衛家之寶也吾子何不遵其法多合以濟世之瘟疫豈非積德之一事乎曰予閱其方始與鑿道不合蓋其藥味止是燥熱助火之劑別無祛邪除瘴之能如黑附子高良姜吳茱萸石菖蒲麻黃細辛半夏厚朴肉豆蔻防風藿香豈非辛烈燥熱之劑乎其有茯苓蒼白朮藁本猪苓澤瀉獨活甘草稍

溫不熱雖有柴胡芍藥枳殼三味之涼恐一
杯之水難救一車薪之火夫執藥治熱病素
問謂之從治又謂之反治又謂之却劑然此
方必當時適遇瘟疫之身熱無汗或日期已
過邪氣欲去正氣將復之際偶投一服一服
却而散之者有之由是衆皆以為得神仙之
法爭錄其方以傳于世政所謂訛上傳訛也
豈可以大釜煎煮令一家俱飲乎又豈可冷
無病之人空腹服此熱藥乎用藥者若不執
之以理而謂不殺人者予未之信也安常爲

一代之名醫而載此方於傷寒論中而謂能
博施濟衆亦賢者之過焉

或問發痧之證古方多不該載世有似寒非寒
似熱非熱四體懈怠飲食不甘俗呼爲痧病
其治或先用熱水蘸搭臂膊而以芫麻刮之
甚者或以針刺十指出血或以香油燈照視
身背有紅點處皆烙之已上諸法皆能使腠
理開通血氣舒暢而愈此爲何病又何由而
得之乎曰內經名爲解肌原其所因或傷酒
或中濕或感冒風寒或房事過多或婦人經

水不調血氣不和皆能爲解你証與砂病相
似實非真砂病也夫砂病者嶺南煙瘴之地
多有之矣詩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註云蜮
短狐也江淮間多有之能含砂以射水中人
影唐詩云射公巧俟遊人影亦謂此也人不
見其形若被其毒輒爲寒熱而病一日蜮如
蟹有三足一名射影病瘡如疥埤雅曰有長
角橫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
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我鳥能食之
本草云溪毒砂虱水弩射工蜮短狐鰕鬚之

類俱能含砂射人被其毒者則憎寒壯熱百
體分解若傷寒初發之壯彼土人治法以手
捫摸痛處用芋葉或甘蔗葉捲角入肉以口
吸出其砂外用生大蒜搗膏封貼瘡口即愈
諸虫惟鰕鬚最毒若不早治十死七八其毒
深入於骨若鰕鬚之狀其瘡類羊疔腫彼地
有鷓鴣鴉等鳥專食已上諸虫凡遇此病
即以此鳥毛翼燒灰服之及籠此鳥於病者
身畔吸之其砂聞氣自出而病安也其他無
此諸虫之地實非真砂証也管見如斯學者

更宜傳訪以長見聞可也。

或問痞與痰癖積聚癥瘕病雖似而其名各不同請逐一條陳其說以曉後學可乎曰痞者否也如易所謂天地不交之否內柔外剛萬物不通之義也物不可以終否故痞久則成脹滿而莫能療焉痰癖者懸絕隱僻又玄妙莫測之名也積者跡也挾痰血以成形跡亦鬱積至久之謂爾聚者緒也依元氣以為端緒亦聚散不常之意云癥者徵也又精也以其中有所徵驗及久而成精萃也瘕者假也又

退也以其假借氣血成形及歷年遐遠之謂也。大抵痞與痰癖乃胸膈間之候積與聚為肚腹內之疾其為上中二焦之病故多見于男子其癥與瘕獨見于膈下是為下焦之疾故常得于婦人。大凡腹中有塊不問積聚癥瘕俱為惡候切勿視為尋常求允而不求醫早治若待脹滿已成曾腹鼓急雖倉扁復生亦莫能救其萬一遺斯疾者可不懼乎。

或問世有巫蠱魘魅之術云可呪人致死果有此乎否乎曰有此事而實無此理也夫蠱毒

魘魅之術。皆闕廣深山。鄙野之俗。或因姦或
因財。及謀產爭婚等事。蓋惡欲其死之念。一
興。故無所不用其極矣。多竊仇家之生命。或
琢木成像。書其名與年命而葬之。或畫其像
書其名作紙棺以埋之。或書符以焚之。或呪
水以祝之。種種不同。雖有其事。而實無應驗
之理。夫上帝好生。爲此者多。反受殃。或曰。既
無殺人之驗。律法何以該載。曰。造律之士。皆
至公仁者。深嫉其惡。是蓋追其心之不仁。而
置之極刑於下。惡之中。而常赦所不原也。或

曰。今之彙寐中。而常魘者。似有鬼神所附之
狀。何也。曰。然。彙寐間。常魘者。蓋火起於下。而
痰閉於上。心血虧欠。而心神失守。故爾。豈有
鬼神所附之理哉。賢者願無惑焉。

或問。古者醫家有禁呪一科。今何不用。曰。禁呪
科者。即素問祝繇科也。立教於龍樹居士。爲
移精變氣之術耳。可治小病。或男女入神廟
驚惑成病。或山林溪谷衝斥惡氣。其証如醉
如痴。如爲邪鬼所附。一切心神惶惑之証。可
以借呪語以解。惑安神而已。古有龍樹呪法。

之書行于世。今流而為師巫，為降童，為師婆，而為翫惑人民，哄嚇取財之術。噫，邪術惟邪人用之，知理者勿用也。

或問：丹溪所謂有外感挾內傷者，有內傷挾外邪者，其證何如而見？當以何法而治？請詳以語之。曰：假如先因勞役過度，飲食失節，而其體已解，休又為感冒風寒而作，其証必惡寒發熱，頭身俱痛，右手氣口及關脈則大於左手，人迎及關脈一倍，而兩手陽脈俱有緊盛之勢。此內傷重而外感輕，謂之內傷挾外邪。

也。治法必以東垣補中益氣湯為主，加以防風羌活柴胡之類，或先因秋冬之月觸冒風寒，鬱積已久，欲發未發之間，而加之飲食勞倦，觸動而發，其証必大惡風寒，頭身大痛，而大發熱，左手人迎及關中脈則大於右手，氣口及關脈一倍，而兩手陽脈亦各有緊盛之勢。此外感重而內傷輕，謂之外感挾內傷也。治法必以仲景傷寒論六經見証之藥為主，治少加以補中健脾之劑。夫外感重者宜先攻而後補，攻者汗下之類；內傷重者宜先補而後

攻。二證俱重宜攻補兼施。或曰勞倦飲食一
者俱甚而為大熱之証。欲補則飲食填塞胸
中。恐愈增飽悶。欲消導則恐元氣愈虛。而病
益甚。其將何法以處治乎。曰此政王安道所
論。不足中之有餘証也。必宜攻補兼施。以補
中益氣。湯間與丹溪導痰補脾飲加神麩麥
芽之屬。甚者以東垣枳實導滯丸之類。與補
中益氣湯間而服之。食去而虛証亦除。是亦
攻補兼施之法也。醫者誠能斟酌權宜而處
治之。無有不安之理也。

或問人之壽夭各有天命存焉。凡人有生必有
死。自古皆然。醫何益乎。曰夫所謂天命者。天
地父母之元氣也。父為天母為地。父精母血
盛衰不同。故人之壽夭亦異。其有生之初。受
氣之兩盛者。父母元氣皆壯當得上中之壽。
受氣之偏盛者。當得中下之壽。受氣之兩衰
者。能保養僅得下壽。不然多夭折。雖然又下
可以常理拘泥論也。或風寒暑濕之感於外。
饑飽勞役之傷乎內。豈能一一盡乎所稟之
元氣耶。故上古神農氏嘗百草製醫藥。乃欲

扶植乎生民各得盡乎天年也。今野人有不信醫而信巫狂死者皆不得盡乎正命而與嚴墻桎梏死者何異焉。或曰今之推命者皆以所生日時之天上星辰推算其生死安危無不節節應驗。子以父母之元氣為天命恐非至當之語。曰天人之理盛衰無不脗合。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取以畫八卦而成易書。凡人之動一靜與夫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用之以一筮毫髮無差。雖然聖賢詩諄教誨必使盡人事以副天意則凶者化

吉亡者得存未嘗令人委之於天命也。傳曰修身以俟命而已矣。是故醫者可以通神明而權造化能使夭者壽而壽者仙醫道其可廢乎。

或問先哲謂諸痛為實諸痒為虛丹溪亦曰諸痛不可用參芪蓋補其氣旺不通而痛愈甚然則凡病痛者例不可用參芪等藥乎。曰以上所論諸痛特指其氣實者為言耳。如暴傷風寒在表作痛或因七情九氣拂鬱不得宣通而作痛者固不可用補氣藥也。若夫勞役

傷形致身體解休而作痛者或大病後及大瀉痢後氣血虛弱身體疼痛及四肢麻痺而痛或婦人產後氣血俱虛致身體百節疼痛等病其可不_レ用參芪等補氣藥乎學者毋執一也

或問寸關尺三脉部位既得聞命矣外有人迎氣口神門二脉其位安在請明以告我曰按活人書左手關前一分人迎是也右手關前一分氣口是也又按脉經謂左手人迎以前寸口脉即知人迎在病人左手關前寸後之

位診者右手食指與中指西岐之間是也又謂右手氣口以前寸口脉即知氣口在病人右手關前寸後之位診者左手食指與中指兩岐之間是也經又曰兩手神門以後尺中脉即知神門各在病人兩手關後尺前之位診者中指與無名指兩岐之間是也今人多不識此或指人迎於左關或指人迎於左寸或指氣口於右關或指氣口於右寸或指神門於兩關相對者皆非也學者可不審乎或問藥性有相畏相惡相反而古方多有同為

一劑而用者其理何如曰若夫彼畏我者我必惡之我所惡者彼必畏我蓋我能制其毒而不得以自縱也且如一劑之中彼雖畏我而主治之能在彼故其分兩當彼重我輕畧將以殺其毒耳設我重彼輕制之太過則盡奪其權而治病之功勞矣然藥性各有能毒其所畏者畏其能所惡者惡其毒耳如仲景制小柴胡湯用半夏黃芩生姜三物同劑其半夏黃芩畏生姜而生姜惡黃芩半夏因其分兩適中故但制其慄悍之毒而不減其退

寒熱之能也其為性相反者各懷酷毒如兩讐相敵決不與之同隊也雖然外有大毒之疾必用大毒之藥以攻之又不可以常理論也如古方感應丸用巴豆牽牛同劑以為攻堅積藥四物湯加入參五靈脂輩以治血塊丹溪治屍瘵二十四味蓮心散以甘藷芫花同劑而謂妙處在此是蓋賢者真知灼見方可用之昧者固不可妄試以殺入也夫用藥如用兵善用者置之死地而後存若韓信行背水陣也不善者徒取滅世之禍耳可不慎

哉

或問當歸一物雷公謂頭破血身和血尾止血
東垣又云頭止血身養血尾破血一說不同
豈無歸一之論乎請明以告我曰東垣曰當
歸者使氣血各有所歸之功之號也蓋其能
逐瘀血生新血使血脉通暢與氣並行周流
不息故云然又曰中半已上氣脉上行天氣
主之中半已下氣脉下行地氣主之身則獨
守乎中而不行也故人身之法象亦猶是焉
予謂瘀血在上焦與上焦之血少則肉去骨

上截瘀血在下焦與下焦之血虛則用下截
之尾若欲行中焦之瘀與補中焦之血則用
中下段之身非獨當歸他如黃芩用上截之
虛者以降肺火用下截之實者以瀉大腸之
火防風桔梗之類亦然此千古不易之定論
也學者詳之

或問黃柏地黃之類俱忌鐵鹽蒸搗何歟曰夫
地黃黃柏之類皆腎經藥也錢仲陽謂腎有
補而無瀉又曰虛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蓋
腎乃陰中之少陰為癸癸養真元之水藏其所

以忌鐵器者防其伐木瀉肝恐不能令母虛也竟無他說。

或問本草所載竹茹竹葉及涼竹瀝皆云用淡竹夫竹類頗多未審何竹名爲淡竹耶曰東坡蘇公之方有云淡竹者對苦竹爲文除苦竹之外皆淡竹也我丹溪先生常用早籐俗名雷竹此淡中之淡者也此竹又名甜竹以其笋之味甜也別有一種水竹其笋味純淡故已上二竹皆可入藥用綠一笋俱無燥辣之味故知其無毒故也如無二竹晚筆竹亦

可代用餘竹皆不可用也

或問嶺表烟瘴之地其俗平居無病之人朝夕常啖檳榔云可辟除山嵐瘴氣之疾吾儒有任於彼地者亦隨其俗而啖之果有益乎否乎曰按本草檳榔味辛氣溫爲純陽之物善驅逐滯氣散邪氣泄胃中至高之氣除痰癖下行以治後重脫疰之證如果有已上諸疾用之以佐木香苓朮等藥無不應驗若無病冲和胃氣朝夕無故猛啖吾恐反泄真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是也嗚呼因習之弊死而

無悔者焉羅謙甫曰無病服藥如壁真亦社
誠哉是言也嘗聞用藥如用兵朝廷不得已
而行之以禦寇耳若無寇可乎而無故發兵
不惟空廢糧餉抑且害及於無辜之良民也
戒之戒之

或問婦人產後諸疾古方多用四物湯加減調
治我丹溪先生獨謂芍藥酸寒能伐發生之
氣禁而不用何歟曰新產之婦血氣俱虛之
甚如入地不交之否有陰無升但存秋冬
殺之令而春夏生之氣未復故產後諸證

多不利乎寒涼之藥大宜溫熱之劑以助其
資始資生之化源也蓋先哲制四物湯以
川芎當歸之溫佐以芍藥地黃之寒是以寒
溫適中為婦人諸疾之妙劑也若或用於產
後必取白芍藥以酒重復製炒去其酸寒之
毒但存生血活血之能胡為其不可也後人
傳寫既久脫去製炒註文丹溪慮夫俗醫罔
莽不製而用之特舉其為害之由以戒之耳
若能依法製炒為用何害之有哉學者其可
不知此乎

醫學或問終

慶安二年
三月吉日

天子諸侯大夫士公

庶人

ワ	ラ	ヤ	マ	ハ	十	夕	サ	カ	ア
イ	リ	イ	ミ	ヒ	ニ	子	レ	キ	イ
ウ	ル	ユ	ム	フ	ヌ	ツ	ス	ク	ウ
エ	レ	丑	メ	ヘ	子	テ	セ	ケ	エ
ヲ	ロ	ヨ	モ	ホ	ノ	ト	ソ	コ	ヲ

夫

河村瀨田郎

美濃守
美濃守
美濃守

天子親教大夫士公

無人

ア	カ	サ	シ	ス	セ	ソ	タ	チ	ツ	テ	ト
イ	キ	シ	ジ	ス	セ	ソ	タ	チ	ツ	テ	ト
ウ	ク	シ	ジ	ス	セ	ソ	タ	チ	ツ	テ	ト
エ	ケ	シ	ジ	ス	セ	ソ	タ	チ	ツ	テ	ト
オ	コ	シ	ジ	ス	セ	ソ	タ	チ	ツ	テ	ト

夫

三才賦四時

東を時
美らふ
のちの

